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獨九

廬 陵 竹 琴 羅 勉 述
門 人 彭 存 點 校

外篇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適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音音久憂不死何
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
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
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躡循勿爭
低躡而順循之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
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
舉羣趣者

樂舉羣趣四字相連

諛諛音音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
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
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
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
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
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
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
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樂音音然察其始而本無生
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
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
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
嗚然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音音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崐之
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

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音音
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

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
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崐崐之墟崐崐者
曾經黃帝之所休息崐崐有五城十二樓
神仙所居黃帝乃古者得道升仙之帝感
慨追憶言此人居神仙之境而不能如黃
帝學仙以至死也柳者障柅之柳檀弓周
人牆置髮注牆柳衣也正義曰牆之障柅
猶垣墻障家故謂障柅之物為牆牆即柳
也縫人注柳聚也諸飾所聚支離叔與滑
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墟墓之間意想所致

倏有障柅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手介叔曰無手何惡之有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遂言死生猶晝夜乃理之常不足驚懼生者假借也又是論人生死之生不必粘上生其左肘之生字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於我化死也孟子曰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言吾與子適墓觀人之死而觀此不祥死將及於我人有死則我亦必有死我又何惡焉或以柳為楊柳殊與此章文義不相貫

莊子之楚見空髑髑骨也髑髏髑骨也然有形骸骨也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食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去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感頷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緒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請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宰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膾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鰒鰾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特

列子行句食於道從

列子從字下有者字指字下有顧謂弟子百豐字曰

見百歲髑髏捷達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列子子采歎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陸當作陸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與陸同則為陵鵲陵鵲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膏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鵒擗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軀生手食醯黃軀生乎九猷營丙生乎腐蠖羊奚比乎不羣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

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生則有待於養死則無累故權以為汝未嘗死我未嘗生則安知汝不為養而我不可為權乎種有幾以下不可盡曉姑撫其可

解者觀古文絕字地至於水則絕矣而亦有物生焉得水土交接之際則為蠹蟻之衣蠹蟻之衣水鳥也生於水者為水鳥即詩所謂言采其葍龜與蚌依其下以為衣馬生於陵屯則為陵馬即詩所謂采葍浴云車前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食醯蟻蠓也青寧竹根蟲也萬載有老人言曾見一蟲可五寸長其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余寓安鄉親見燈下一白蛾投燈忽尾後一箇復一箇非出孕育乃是虛空幻化又見洞庭湖中有明山山頂有禹廟山峻多人家每歲季春鷄鷄充斥廟宇及人家以竹帚撲取醃以為酢商人先期予直及期徵收有未變尚存一半鼠形者即月令所謂田鼠化為鴛也

以此觀天地間變化何限未可以耳目所不及疑之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何異釋氏輪迴之說但釋氏說得拘謂生前作惡則死後或變為狗馬業盡又變為人有何證據莊子却說得活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夫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化生萬物死則陽氣歸天陰氣歸地此氣不出天地間明日復生人物仍前只是陰陽二氣為之但不可把已死之馬為方生之人已死之人為方生之馬耳朱子語錄張橫渠說形潰及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本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最為明白若如釋氏說則天地間須分幾萬萬團氣各自輪迴生滅纏來纏去何有了期成造化筆談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蟲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禍十

廬 陳 竹 峯 羅 勉 述
門 人 彭 林 點 校

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無以為猶論語曰無以為也言無用如此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者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矣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不免於有形也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彼造物也造物生我必有死我又能存此生是與造物更相而生

更生則幾矣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